

未婚妻跟我“私奔”到老家

1966年,我认识了妻子俞锡娟,从相识、相知、相恋到“白头偕老”,我们的感情历久弥坚。如今回想起来,我们不仅拥有平淡的幸福,也体验过“轰轰烈烈”的“私奔”。

通过“情书”定情

我自幼家贫,因父母无力供我上学,考上东阳中学后,我只读了一个学期便休学打工补贴家用。1966年,25岁的我从浙江东阳到富阳大兆坞村做木工,因干活勤快,手艺不错,在邻近村庄小有名气,受到了许多生产队的青睐。当时一个生产队的队长夫人给我介绍一个姑娘,说她在灶下生火的时候双眼直勾勾地往门外

看,看的正是我劈削木头的画面,想必是看上我了,撮合我俩谈谈。

就这样,两个年轻人开始了接触。起先,我们两人并不说话,而是将要说的话写在纸上,交给队长夫人,再由她转交给对方。通过这一份份“情书”,两人确定了关系。

带女朋友回东阳

当时东阳是出了名的穷,俞家人反对女儿嫁到东阳。后来,我在媒人陪同下上门提亲,哪知一进门就被她大哥骂骂咧咧地用木棍打了出来。当时我想过放弃,因为我家里确实很穷,兄弟多,又没有房子。我对锡娟坦陈这一切后,她却说:“只要不是睡



徐忠高(右)和老伴俞锡娟
大街就行!”

年底,锡娟提出让我带她回东阳,并且只告诉她母亲。腊月二十,我写信告知家人,我将会带女友回家。腊月二十七,我们出发回东阳。那天天刚亮,我就在村路口等她,只见她用力提着一只小箱子,缓缓向我走来……

在杂物间里结婚

因时间紧迫,我家没做什么准备,只是由大哥

烧了几个菜,一家人吃了顿晚饭,就当结婚酒席了。结婚时,我们的婚房是腾空了放农具的杂物间,只能塞下一张1.5米宽的雙人床,半新的棉被是从邻居家借的。除此之外,“婚房”里什么都没有。

过完年,我外出打工,留下锡娟在家。虽然在外务工,但我一有空就会回家陪她,特别是在她先后生下两个儿子的那段时间,恨不得每天都陪在她身边。带两个孩子不容易,虽然父母、邻里能帮忙,但家里有农活要干,大部分时间还得靠她一人,庄稼成熟时甚至还得背着孩子干活!每当想到这些,我心里就对她充满了感激和疼惜。(口述/浙江东阳 徐忠高 82岁 整理/傅颖杰)

一瓶咸菜吃一周

1979年,我在河北省巨鹿县第二中学读高中。学校距离我家有40里路,我只好住校,每到星期六中午放学后才能回家。那时,学生在校期间的吃菜问题要靠自己解决。每个星期天下午,我从家返校,母亲都给我装满一瓶子腌芥菜丝,这勉强够一周食用。在我们宿舍有一位名叫张延生的同学,他从来不带菜,吃饭时总是蹭吃别人的咸菜,这让大家很是反感,但看他可怜的样子,我又主动让他吃我的咸菜,这样吃饭时我俩尽量少吃点。我把这个情况说给母亲后,母亲说:“你就让他吃吧,咱家的腌菜缸里有不少腌白萝卜和腌芥菜疙瘩,我再准备个瓶子,你多带一瓶子腌咸菜去!”从这后,我每周返校,都要给张延生同学带上一瓶腌咸菜,直到我们高中毕业。(河南郑州 李朝云 59岁)

骑着“凤凰”兜风

20世纪70年代末,我在山西中条山的一家军工厂工作。有一年,师傅被评为厂劳模,工厂奖励他一张可以买一辆轻便锰钢凤凰牌自行车的票。他笑嘻嘻地对正在恋爱的我说:“小子,归你啦,快驮上你的女朋友兜风去吧!”那天,我从供销社推回我的“凤凰”,驮着女朋友“飞”在生活区里,成了青年工人们眼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。(山西绛县 牛润科 68岁)

放炮被“土火箭”崩上天

年轻时,我作为插队青年中的一员,响应祖国号召,插队在晋南产麦区一个叫绛县的小村里。我们这些插队青年的青春年华就绽放在了那个苦乐参半的知青点中。

过去割麦子都靠人工,十分辛苦。我们头顶烈日、弯腰驼背,常常累得腰酸腿痛,甚至手心里都会流血。割麦时,男知青们唱着信天游,唱着唱着就帮心爱的女知青割麦子去了。我们知青点不少男知青就是靠着心甘情愿磨出的满手血泡,最终收获了甜蜜的爱情。

在知青点,更让人难忘的是炸土山垫地。当时一个名叫边常的知青负责打眼放炮,当时他装了3

炮,可是引爆后只响了2炮,等了一会儿,那一炮还没有响,大伙都认为是哑炮。就在队长准备阻拦边常的时候,他已经跑到了半山腰,忽然一声巨响,我们眼看着在一个巨大的热浪里,边常像坐上土火箭似的被发射到了半空中,然后又像流星似的一头扎到地面。更让人称奇的是,在我们都以为他性命不保的时候,他居然从土堆里爬了起来,我们拼命地跑过去看,只见他嘴里、眼里和耳朵里全是土。里里外外检查了好一阵后,才发现他竟然安然无恙。从此,他就得了一个炸不烂的“土火箭”的名号,很快在知青中出名了。(山西绛县 陈玉霞 64岁)

儿时跟着家人四处逃难

1937年、1939年、1941年,我的祖父、父亲、姑母相继参加抗日武装并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此时,我的家乡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凤凰集村日伪杂匪猖狂,不时杀害抗日家属。

为避难,我老奶奶、奶奶、母亲、姐姐和我逃离凤凰集,先后转移到当时堂邑县、冠县下辖的一些村庄,如宋小屯、大齐庄、前后杏园、定远寨、桑桥、马桥、六庄等二十几个村。那时,不管白天还是深夜,只要接到危险情报,就立即转移。我和家人虽然多处逃难,但因年龄小,我留有记忆的村只有后杏园村(时年四五岁)和定远寨村(时年五六岁)。尽管当时环境险恶,由于军民的共

同保护,待堂邑解放后,全家人还是于1946年秋安全回到家乡凤凰集。

当年,我们刚回到家乡时,一群孩子好奇地围着我,你说说冠县话我们听听。”我小时候在冠县后杏园村待的时间长,说话带着冠县口音,他们感到稀奇。这时,不管本村的还是邻村的小朋友都来找我玩,让我感到家乡很亲切。

在后杏园村避难时,我们的房东叫陈明武,我喊他二爷爷。80多年来,我家与二爷爷家始终保持联系。1991年,二爷爷病逝,我像失去亲人一样难过。直到现在,我家与二爷爷的孙女延霞妹妹一家仍保持着联系。(山东聊城 谢法增 83岁)

坚持看报的人,像绅士一样优雅

有人说:这年头,谁还看报,都玩手机去了这话其实很偏颇。快时代,更应倡导慢生活慢一些,灵魂才能跟上脚步
读书看报是慢阅读,细细品味,入脑入心
快乐老人报的200万读者,就是一群沉得住气的人
从容、优雅得像伦敦地铁上的绅士
向你们致敬!



快乐老人报全年定价138元

邮发代号:41-178 全年100期 每周一、周四出版



订阅方式

中国政政订热线:11185

中国政政订网(bk.11185.cn)

微信订:扫描左二维码

报社咨询热线:0731-88906498